

# 卷一百三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君

漢高祖

僖 儉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 唐順之 輯  
卷一百三十七  
史 史鈔  
史部 史鈔 3  
B4361100

劉邦 豈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披夢與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書名撰者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研  
究  
所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七

釋南嶽懷讓

為仰宗  
臨濟宗

南嶽懷讓禪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謂  
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  
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  
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  
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汙染則不得祖曰祇  
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  
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  
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開元中有沙



門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甄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甄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甄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日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

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吾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日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乃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

將師然之

道一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  
 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  
 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今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  
 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  
 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  
 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  
 惡淨穢兩邊俱不依住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  
 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  
 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

引楞  
伽經  
印心

南  
嶽讓



心生  
名色

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坐卽名  
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隨時着衣喫  
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  
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  
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  
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  
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自忽遇其中人來時如  
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  
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  
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

正小  
身略

三  
人



願獨超物外○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文豎起拂  
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抛下拂子○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不打汝却方笑我也○鄧隱  
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見石頭卽繞禪床一匝  
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  
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  
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  
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  
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謀不喫是中丞福師入

室弟子一百三十有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  
月面佛○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僧高着眼師直  
覷士曰一等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  
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法常

大梅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  
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大  
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  
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  
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  
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  
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焉祖祖曰梅子熟也

梅子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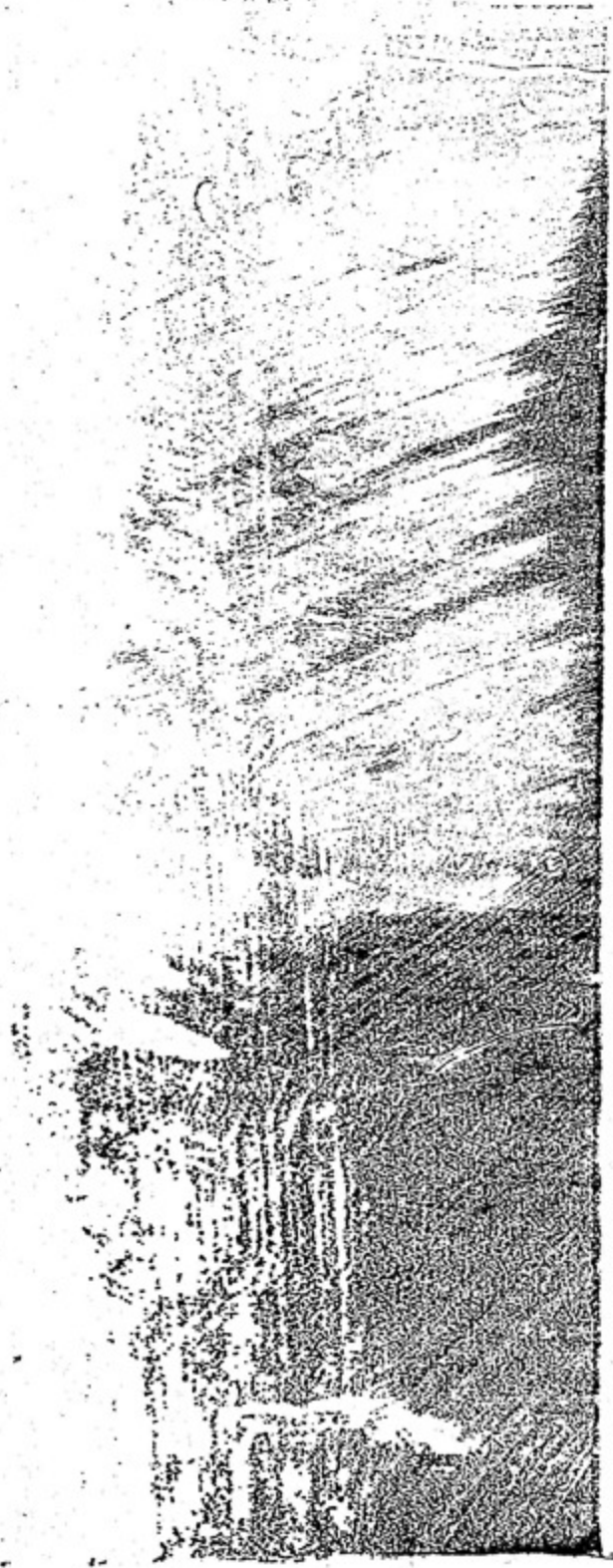






知藏

西堂知藏禪師○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別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文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為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使禮拜馬祖滅後眾請開堂○



李尚書嘗問僧馬祖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翱李應諾師曰鼓角助也

慧海

大珠慧海禪師依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遠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時學侶漸三日夜扣激

門入

家藏

馬

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辨無礙

法會

泐潭法會禪師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  
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圓曰六耳不  
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  
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  
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惠藏

石鞞惠藏禪師初爲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今自射  
下手處省悟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住後常以弓箭  
接機○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恁麼曰牧牛祖曰  
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蒿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  
牛師便休

洪恩

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  
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一  
獼猴從東邊呼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

仰山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  
如內獼猴睡着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  
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也

惟寬

與善惟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  
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  
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  
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  
切衆生曰旣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  
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  
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憲宗詔至闕下侍郎  
白居易嘗問曰旣曰禪師何於說法師曰無上菩提  
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



無  
勤  
忘  
二  
乘

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以中兵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也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着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無汝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自在

祖  
一  
馬

伏牛自在禪師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語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此語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上堂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

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六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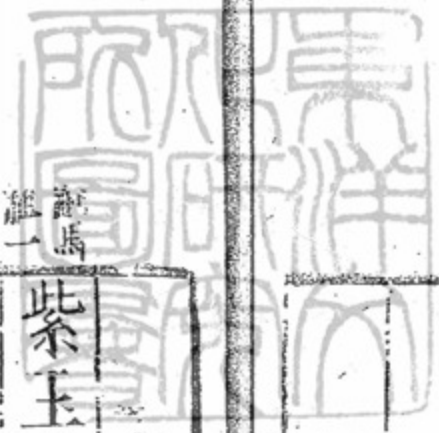
芙蓉太毓禪師龐居士問焉大師着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它作麼生見他着實處士曰愁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符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

道通

紫玉道通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待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勸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空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請師曰莫莫別來

石白

石白和尚初參焉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焉曰來祖曰焉曰近日有何言辭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



大正三編卷之三十一

然且置悄然一旬後參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  
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甚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其

亮座主

亮座主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  
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  
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麼師抗聲曰  
心旣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  
不肯便出將下塔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  
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  
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  
生功業一時冰釋

利口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  
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 永濂

水濂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  
禮拜着師纔禮拜祖乃當曾踏倒師大悟起來撫掌  
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  
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拜而退住後每告衆曰  
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 龐蘊

龐蘊居士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  
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  
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十曰  
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  
吾自偶誥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  
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日子以  
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汲盡江  
西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有偈曰有男不

不與  
萬法  
為侶



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因辭藥山  
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  
片不落別處有全禮客曰落在恁處士遂與一掌全  
曰也不得草草士曰甚麼稱禪客闍羅老子未放你  
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瘧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  
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士坐次問其女靈照曰  
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  
大人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  
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  
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七出戶觀次  
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  
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  
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嚮言訖枕于  
公膝而化



懷海

野鴨  
飛過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  
 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  
 室時三大士為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  
 鴨飛過祖曰是怎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  
 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搗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  
 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馬祖陞堂眾纔集師出  
 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  
 話汝為甚便恁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搗得鼻頭痛  
 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

日喝

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  
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  
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盪起祖曰卽此用  
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  
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于洪州新吳界住大雄  
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旣處之未幾月叅玄  
之賓四方磨至瀉山黃檗當其首焉一日師謂衆曰  
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  
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  
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



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  
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  
超師之見檗便禮拜○瀉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師問  
瀉山併却咽喉屢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  
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  
尚也須佯却師曰無人處祈願望汝又問雲巖巖曰  
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上堂有一老人隨衆  
聽法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曰某非人也  
於過去伽藍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  
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

史集卷之三十一

七

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  
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  
津送師令雜衆白推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  
衆皆安送野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  
山後巖下以杖拖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  
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  
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  
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  
赤鬚胡馮山舉問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馮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

亦是自性師通○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太  
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

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  
如如佛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  
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  
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鑿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  
起鑿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  
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  
吐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  
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

佛宛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  
 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  
 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  
 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  
 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  
 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  
 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  
 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  
 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變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  
 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



福德智慧之所始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  
 諸知見情盡不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

便登佛地○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

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

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僧法

佛乃至不求福智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

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忻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

身心及一切處皆石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

淨便以爲了不知一門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

一毫在毫刀向前以猛究取其待耳聾眼暗面皺髮

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惺惶一無所  
據不知二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  
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  
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  
欣或怒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教嚴好舍宅舟船車  
輦光明靈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  
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  
自由分能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  
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嫉貪愛  
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

業識所引  
無自由

自性  
覺  
教

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  
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  
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  
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  
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  
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卷陀羅尼成增上慢却是謗  
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  
知解是修行讀書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  
人邊數此是塞人十地之人耽不去流入生死河  
但是三乘教皆治會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

人

三句 透過

先立 理後 福智

下堂

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  
 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  
 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  
 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  
 智被福智載去如癡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  
 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成土變海水為酥  
 酪破須彌為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  
 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尊重○師有時說法  
 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  
下○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

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  
 不獲而亦忘養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布  
 寰宇矣





大安

潭州長慶大安禪師號顛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

求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蒿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擔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及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

法苑珠林卷之五十七

五



向何處別計所以安在為山三十來年喫為山飯屨  
為山屎不學為山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  
便把鼻孔搜轉來纔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  
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  
日露迥迥地起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  
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  
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  
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  
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  
持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肉  
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重

志勤

靈雲志勤禪師初在為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  
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為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為曰  
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喜自護持



法苑珠林卷之九

五



法真

謝長慶安  
 大隨法真禪師南遊初見燕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  
 嶺外大瀉會丁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  
 操履不群為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  
 曾問一轉語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瀉曰何不  
 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瀉口為歎曰子真行其  
 掩○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  
 而有差別故諸聖性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  
 之一向染用成覺回淨用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  
 別分無別無斷故○為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

法苑珠林卷之九

五

全

西川  
第  
這箇壞不壞師曰壞師曰急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梁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送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智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沒僧再至授子子亦遷化○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

普願

池州南禪普願禪師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一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恁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想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法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

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  
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  
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後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  
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證無生法忍  
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  
珍重○上堂曰土老師自小養一頭牯牛擬向溪東  
牧不免食他國土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  
土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有書與某  
又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寞非內僧達  
了便問黃如何是寬廓非外黃曰問一蒼百也無

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黃曰觀對聲色不是好手僧  
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視之  
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  
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上  
堂道箇如如早似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  
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  
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  
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捧教誰喫師曰且  
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有時曰江西  
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

雜行

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  
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  
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  
得老僧意旨○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  
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  
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師因東西兩堂見一貓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則救  
取貓兒道不得卽判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  
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  
若在卽救得貓兒也○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

斬  
商  
鼻  
貓

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與麻谷  
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  
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  
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  
國師○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  
拈起鎌子曰我這茄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茄鎌  
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僧問卽  
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  
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  
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

也○師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  
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  
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寐以師待不見來便歸  
菴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  
前住菴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陸亘大  
夫問弟子家中有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鑄作  
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師因  
坐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  
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  
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鬼神覩見侍者便問和

尚既是善知識爲恁麼被鬼神覩見師曰土地前更

下一分飯

玄竟云 愚處是土  
地前更下一分飯

○第一座問和尚百

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

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

一莖草來○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

各住菴於路分袂處師種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

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碍歸宗拽拄杖曰師一下曰只

是這箇王老師說甚麼碍與不碍魯祖曰只此一句

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

是不播者祖作掌勢

雲際

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日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南泉  
承願

希運

黃檗希運禪師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在臨宮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貧生師曰這裏是

殿上  
禮佛



南泉  
三世  
翻百  
大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後真

裴相

甚麼所在說處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三請無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豐師戴笠便行○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敬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墮酒糟漢怎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僧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

無禪

示

宅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着些精彩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欄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可方辯得真正宗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經裏裏裏看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重老寫入一獄如箭我纔見



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  
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之後總被俗漢  
算將去在宜自發遠近是阿誰西道事若會即便會  
若不會即散去尋真

楚南

千頃楚南禪師參黃檗問子未現三昧影像時如何  
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師今如何師曰  
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陳尊宿

睦州陳尊宿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  
後為四眾請住觀音院常百餘眾經數十載○學者  
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  
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  
宿稱後歸開元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  
號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一  
日晚參 講僧曰汝等諸人遠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  
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  
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



蒲鞋

入頭

陳尊宿

三

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見僧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旣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菴幕柄聊與三十○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捺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曰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日某甲不與某道師曰盞子樣落地碟子

成七片曰如何涅槃聚師乃歛手而坐○師看經文陳  
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  
譯此當第幾師案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  
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  
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  
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千峯院頌曰揚子江頭波  
浪惡行人到此盡沉吟他  
時若到無波處還  
是有波時用心

從諗

趙州從諗禪師童稚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也陽參  
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  
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然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  
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  
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  
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  
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  
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  
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

平常

顧南此

史記卷五編卷三十三

從諗

卷五

異類  
行

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師一日問泉曰  
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前檀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去師曰謝師指云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泉  
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  
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  
裏叫口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  
兩踏○師一日到菜萁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  
萁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萁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  
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  
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

獨揚  
花

究理  
坐着

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幾佛  
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  
用兔作麼○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  
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  
外逢人不得錯舉曰真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  
楊花○僧問承聞和尚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  
大蘿蔔頭○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  
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  
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着一心不生萬法無  
咎汝但究理坐着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去老僧頭去

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不從外  
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  
藥山和尚道有人問着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  
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  
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  
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  
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  
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  
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僧問  
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

不  
慳

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

簡  
意

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  
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

以手指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

箇在○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

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

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

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

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

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與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

拾  
臺山

兩  
轉  
經

樹

說有  
詩言  
大棟

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界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界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稔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若話也無僧舉似洛浦浦和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

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又嚮趙州石橋到來惹見畧約師曰汝惹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師在青州作得

人來  
三等  
接

殺活  
殺活

一領布衫重七斤○真定師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是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日將軍來爲甚麼却下禪床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菴土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邊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土處問有麼有麼三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

能活便作禮○上堂三人說邪法邪承承皆正邪人  
 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說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  
 識○體問如何是趙州禪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識曰念承上打毬子僧  
 却問養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予曰念念不停  
 留○問和高姓甚麼禪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  
 蘇州有○問十一時事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  
 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  
 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  
 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善信

嚴陽善信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  
 曰放下着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  
 放不下擔將去師於言下大悟







玄真

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跡  
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  
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  
悟旨焉

常通

雪竇常通禪師叅長沙沙問何處人歸曰邢州人沙  
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  
乃容入室嘗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  
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了不然而且向著佛

南嶽  
四世  
禪長  
發學

雙嶺  
玄真  
禪師

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仁睿然而起即是傷  
他而況言何乎

三

...

...

史纂左編卷一百二十七



